

滴泪痣

李修文 著



DI LEI ZHI

译林出版社

滴泪痣

李修文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滴泪痣 / 李修文著.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447-5162-9

I. ①滴…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9112号

书 名	滴泪痣
作 者	李修文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刘全德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12.875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162-9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上穷碧落下黄泉 两处茫茫皆不见

——白居易《长恨歌》

自序

这本书，我要将它献给我的朋友钟石。当这本书刚被写出来之时，我尚不认识他，但是这么多年来，他几乎是我唯一能够确定的读者。我知道：他曾无数次将这本书介绍给他的朋友，那本破烂的原版，被他用特快专递三番五次寄送到别的城市，辗转几番，最终又被特快专递送回到他的手中。从那时起，我就作了一个决定：如果有朝一日这本书能够重版，我要将它献给钟石。

——如此因缘与际会，还有更多读到过这本书的人，都令我深深感激，我将其全都视做生命和写作赐予我的恩典。

显然，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人生，它将我的一生都钉死在写作的道路上。现在，多年过去，我来到了疑难的此刻，所谓“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因此，在许多欲说还休之时，又或是悲从中来之际，我都想念当初那个写作这本书的我：甚少焦虑，几无迟疑，服膺正信，有梦不觉夜长。

几年前，青海旅途中，在暴风雪中的一个加油站里，我曾看见一个手上生满了冻疮的姑娘在读这本书。书页已经残旧不堪，还沾染了不少油污，但是，这本书在此时却是一件信物，它证明了一桩事情：无论你是谁，我们都是有关系的，

我们共同拥有它，就像共同拥有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秘密；这信物虽不值一提，却也是我倍加珍视的微小奇迹。

所以，这本书是一段旅行的起初，无论我在其后遭遇何种处境，它都时常提醒我：这段旅行并未结束，还有更多的不堪与奇迹会在我眼前展开。如果我尚且携带信心，那我必将泥牛入海，沉入那些幽微的关口和要害，和今日生活一起泥沙俱下，然后，写下自己该写的字。没错，我是有信心的。

在我写作之初，我曾经告诉自己不要写太多作品，甚至认为：一个作家要是写得太多，是件害羞的事情。时至今日，我依然不打算更改自己的认识，但是，这一场生涯的处处锋刃，还是远远超出了我的意料。就算这辈子只写一本书，那些艰险与困顿之火还是依次被点燃了：我写下了疾病，于是，我就要在风声鹤唳中度过一整年；我写下了相信，在接下来的光阴里，却要一再见识这相信是如何被那些庞大的物事碾碎，直至化为了齑粉——这都是我该受的，我认命。且让我继续被钉死在这条道路上，我甘愿我的一生就此黑白颠倒，是非不分。

多年之前一个冬天的晚上，在湖北荆门，我写完了这本书。它是用钢笔一字一字写出来的，但不知何故，当我写完最后一个字，一时竟悲不能禁，将那支钢笔折断，从阳台上扔了出去。此后多年，我难免会想起当初为何如此，现在，我有了答案：那不过是因为恐惧。我恐惧它在之后的岁月中改变我，将我变做另外一个人。而今这些恐惧终成事实，事实上，直到今天我还被囚禁在这座名叫《滴泪痣》的牢笼中。

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是我的原版编辑金小凤，在我投稿给她一周之后，她哭着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她一定要出

版它。现在想起来，一切都似乎发生在昨天，而我辜负她的期待却又是很多年了。亲爱的小凤，尽管困难重重，我却依然抱有指望：希望有朝一日，我还能写出一部哭泣之书，献给你，献给钟石，献给那个手上生满了冻疮的姑娘。

目 录

1	自 序
1	第一章 花火
13	第二章 起初
38	第三章 心乱
66	第四章 迷离
93	第五章 卧雪
116	第六章 水妖
138	第七章 短信
160	第八章 樱时
188	第九章 空无
214	第十章 刹那
238	第十一章 惊鸟
264	第十二章 莫愁
289	第十三章 首都
313	第十四章 上坟
338	第十五章 渔樵
363	第十六章 再见
389	林少华：注定滴泪的爱
392	春晓：事关《滴泪痣》
395	张雨绮：写给《滴泪痣》
397	钟石：《滴泪痣》四段

第一章 花火

一只画眉，一丛石竹，一朵烟花，它们，都是有来生的吗？短暂光阴如白驹过隙，今天晚上，我又来到了这里，走了远路，坐了汽车，又换了通宵火车，终于来到了这里，被烟火照亮得如同白昼的新宿御苑。在我耳边，有烟花升上夜空后清脆的爆炸声，有孩子兴奋的跺脚声，还有癫狂的醉鬼将啤酒罐踢上半空的声音。但是，扣子，蓝扣子，没有了你的声音，没有了，再也没有了。

我是摸黑进来的，进来之后，也不想和众人挤在一起凑热闹，就想找个幽僻的地方坐下来，抽支烟，喝完手里的啤酒，再和被抱在怀里的你随意谈些什么。可是，御苑里的人太多了，不久前又下过雨，草地上太潮湿，我怕你着凉，正在茫然四顾之际，看见了一棵低矮但堪称粗大的樱树。计上心来，便干脆抱着你爬了上去，坐下来，继而躺下去——即便此时也没忘记给自己找个舒服的姿势——扣子，如果你还活着，一定又会厉声呵斥我是恶霸地主转世了吧？

可惜你已经不会再说一句话了。

你已经死了，化为一堆粉末，装进一个方形盒子，被我抱在怀里了。

躺在冠盖如云的树丛里，喝下一口啤酒，我就难免想起你会怎样训斥我，想着想着就不敢再往下想。如果我没猜错，你一定会顺手抓过可以抓到的任何东西朝我砸过来：“不要问我，我是聋子，是哑巴，什么也不知道！”即便在时至今日此刻，一想起这句话，我也竟至于手足冰凉。迷离之中，心里一紧，险些从树冠里栽倒在草地上。

我也有些醉了。我已经喝了七罐冰冻啤酒，手里还拿着第八罐。冰凉的风从东京歌剧城、都厅大楼和高岛屋时代广场这些摩天大楼之间的空隙里吹拂过来，穿过御苑上空的烟花，穿过此起彼伏的兴奋的尖叫声，降临在我拿着冰冻啤酒的右手上，使凉意更加刺骨，我也唯有竖起衣领而已。

可是，扣子，我还是想问，我怎么会走到这里来了呢？我明明记得自己是要去秋叶原，而不是这里。实在想不通，我的脚怎么会把我带到这里来。上午九点，在新宿警视厅，我从一个年轻警察手里接过了装着你的那个方形盒子，抱着，我便上了山手线电车，满东京乱转，什么也不想，只看着车窗外的东京发呆。终了，临近十二点，我又在新宿站南口下车，在光天化日之下闭着眼睛往前走，全然不怕满街疾驶的汽车。那一刻，我真正是对世间万物都不管不顾了。扣子，我不敢睁开眼睛，原因你自然知道：我闭目走过之地，即是你灰飞烟灭之处。

我的手里还一直攥着一张落款为新宿警视厅的信纸，都已经快被揉烂了：

本年度八月二日，新宿车站南口发生车祸，一不明身份女子当场死亡。遗物为一只亚麻布背包，包中计有手持电话

一只、现金三百五十元、卫生棉一袋。因该女子手持电话中储存有阁下电话号码，特致函阁下核实该名女子身份，热忱期待阁下回音。

后来，在从新宿开往成田机场的机场班车停靠站台附近。我感到自己有些累了，便背靠大街上的栅栏席地坐下。对面是一堵墙壁，在我和墙壁之间不断有人来来往往，即使闭着眼睛，我也能感觉出来来来往往的人经过时在打量我。是啊，他们定然奇怪眼前这个年轻的流浪汉为什么会手捧着一只骨灰盒。但是我都不管了，扣子，说来你也许不会相信，此刻我竟想大睡一觉——不如此，就有一股看不见的魔力逼迫我回头，好好去看一看你灰飞烟灭的地方，那地方离我不过两百米而已。可是，我根本就不敢看！

我只能故技重演，就像过去我无数次对付过你的那样，表面上看起来不动声色，脑子里却在神游八极：从莫高窟岩画到亚马逊热带丛林里的猩猩，从太平洋上的一只白色轮船到遥远的白垩纪山冈上的一只恐龙蛋，再从水彩画般的普罗旺斯小镇到银河系里孤独巡游着的大小星球。每每这样，尽管你说的话也会飘进我的耳朵，但我只需稍加留心，就不会让脑子里的所想被你的话带走。

当然了，这些你都是知道的。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秘密可以瞒得过你。

如此一来，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竟真的抱着你睡着了。

现在想起来，莫不是我睡着的时候你给我托了梦——你从那个最阴冷最孤单的地方偷空跑出来，来到新宿车站的南口，把嘴巴凑到我的耳朵边上：“还是到御苑里去看看吧。”

于是我就来了。是这样吗，扣子？

回答我吧，扣子。既然敢斗胆相问，我就不怕你的惩罚，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尽管你可能会抓住你可以随手抓住的所有东西朝我砸过来，我全然不在乎，反正我已经醉了。

是啊，我醉了，而你也已经死了。

有梦不觉夜长，躺在树冠里的我没有梦，但是也没觉得夜就多么长。扣子，我抱着你，懒洋洋地打量着漫天的花火，懒洋洋地打量着那些被漫天花火照亮的脸，渐渐地，突然发现花火会已经行将结束了，意犹未尽的人们正在陆续退场。漫天的花火也在不被我注意的时候由繁华转为了寂寥。那么，我又该去往何处呢？

——自然是继续在东京城里游荡下去，一直到给你找到下葬的地方为止。

也只有到了此刻，我才在朦胧中意识到，今天似乎是一个节日。对了，假如我没猜错，今天应该是日本人的“月见节”，大致和我们的中秋节差不多。总之是别人的节日。在茫茫东京，世间万物大概都是属于别人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唯有我们的身体。

不要训斥我，我的这个说法一点错都没有：无论你怎么糟蹋自己的身体，它也属于我。我无法不想起我们初来新宿御苑，曾经在这里捡了一个摆地摊的人遗落的手铐。并不是一般的手铐，而是摆在情趣用品店里那种专供闺房之用的情趣手铐，裹着一圈皮毛。那天还下着大雪，你倒是什么也不管，被我的三言两语惹恼之后，干脆就用那只手铐将我铐在了樱树林边的长条椅上，铐了我一个下午。

在表参道的婚纱店里，一天晚上，这只手铐再次派上过

用场。此前几天，也是在新宿，在那家名叫“松花江上”的歌厅里，你刚刚用刀子刺伤了一个人的脸。尽管隐约知道刺伤这个人的脸会让我们承受多么严重的后果，但是那天晚上，我们将不快和隐忧全都抛掷在脑后。摆完地摊，回到我们的寄身之地——婚纱店，我们做爱了。

屋外刮着风，雨点也轻敲在屋顶上。在地铺上，在被子里，你的舌头就像一条小蛇般和我的舌头绞缠在一起。我无法再压抑住，侧过身去，怕压着你，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就蜷在一边，将头埋进你的双乳之间，去亲你的乳头，去闻你乳沟里的体香。不觉中，我的手已从你的小腹处向下游移了过去，越过湿润的毛丛，停下来。你一阵哆嗦，失声呻吟着紧紧夹住了我的手。突然，你“啊”了一声猛然坐起来，将我推翻，也去亲我的耳朵、眼睛和那颗滴泪痣。我看着你，急促地喘息，你也看着我，喘息声比我更重。

还是在突然之间，你从地铺上站起身来，赤裸着身体跑到样品室里去。我只能听见你在翻箱倒柜，就闭上眼睛等着。一小会儿之后，你拿着一个手铐跑过来，二话不说就把我铐在旁边的博古架上。之后，你坐到我身上，我们开始做爱。我使出全身力气配合你，你也同样，嘴巴里一直在喊着什么，我听不清楚，我们流出的汗很快就打湿了已经变得皱巴巴了的床单。后来，每次起落之间，你问我：“爱我？”

“是的。”

“再说一次。”

“是的，我爱你。我爱蓝扣子。”

“是我一个人的？”

“是的，我是蓝扣子一个人的。”

高潮来的时候，你再也支持不住，颓然朝我的胸口上倒下，身体在激烈地战栗，双乳也在我的胸口上跳动。我知道，那其实是你的心在跳。

你不抬头，头发垂在我脸上：“我这一辈子，除非你每天和我睡在一起，否则我每天都不会放过你。”

可是，也有过这样的时候：在秋叶原的那间公寓里，我们做爱的时候，你将那只手铐递给我，命令我把你铐在床头上。我依言而行，之后，你一边使出全身力气来配合我，一边却再次对我发号施令：“快，用巴掌抽我！”

“……”一时之间，我不知所措了，停下来看着你。

“快抽啊！对一个婊子有什么好客气的？”

我顿时瘫软下来，侧过身去，在你身边躺下，点上一支七星烟。尽管身体里就像有一股滔天巨浪在翻涌不止，但是终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赤身裸体地和你并排躺在一起，疯狂地盯着头顶上的天花板发呆。良久之后，悲从中来，赤身裸体地起床，在黑暗中掀开窗帘，看着窗外的满城灯火。每逢此时，我的心里都会涌起一股如此致命之感：我越把你搂得紧，就会感到你离我越远。

必须承认，我无时不在希望有一个人来帮帮我，挡住你的去路。果有此人，他就是我的万岁万岁万万岁。

扣子，已经是后半夜了，新宿御苑总有关门的时候，我也已经从御苑里的樱树树冠里下来，出了门，走在此前从未踏足过的一条小巷子里了。

下起了雨，我倒是仍然走得不紧不慢。我希望一出这条巷子就能给你找到一个下葬的地方，但是我也知道，不会有那么容易的事情。不要紧，扣子，反正我有的是时间。你也

有的是时间，再也不用工作，再也不用害怕追捕你的那些人
了，你大可以心安理得。那么，我们就一路走一路聊着吧，
累了就找地方坐下来歇一歇。对了，你要是不想听我说了，
就干脆闭上眼睛睡觉，怎么样？

不过，暂时我还不想歇一歇，也不想让你睡觉，我还想
和你说说画眉。对，你没听错，是画眉。

现在我的眼前就有一只画眉，一只使我竟至于全身战栗
的画眉。

无论何时，我相信自己都不会忘记记忆里的一只画
眉——

那大概是在我们搬去秋叶原之后不久。一天晚上，扣子
郁郁寡欢，我就逼着她和我一起去看电影。原本是想一起看
场恐怖片，但是从秋叶原一直跑到新宿，也没有电影院放恐
怖片。好歹发现东京歌剧城对面的一家华人开的电影院里正
在放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倒也将就，便径直进
去了。一进去才发现，里面的人竟然为数不少，大概也是如
我和扣子一般的中国人，笑声此起彼伏。扣子也哈哈大笑，
但是，她总是在别人都不笑的时候突然大笑起来，唯一合上
别人拍子的笑声发生在这一时刻——屏幕上的唐伯虎被关
进柴禾房之后，秋香偷偷前去探望，就像今天的记者采访般
问唐伯虎：“作为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你是否经常会感到很
大的压力？”一言既出，我自然忍俊不禁，扣子也大笑着一
声声地说着“靠”，一声声地说着“真是I服了You！”

就在我笑着看她的时候，她却收住笑转而问我：“这位
客官，喜欢上一个婊子，你是否会经常感到很大的压力？”

一下子，即便眼前并没有镜子，我也可以感觉出我脸上

的笑意全都凝结住了。但是扣子却没有，她继续在哈哈大笑，笑得眼眶里流出了眼泪。我没有丝毫怪罪她，而是发疯般紧紧攥住了她的手，随即，将她搂进自己的怀里。

即便将她搂进怀里好一阵子之后，我仍然能感觉出她的身体在轻轻但却是激烈地颤抖。

从电影院里出来，天上下起了小雨，因为小，竟至于若有若无。反正也不想回秋叶原，就在新宿地界信步闲逛着。我从自动售货机里买来两罐啤酒，每人一罐。行至东京都厅大楼前的树荫里，我灌下一口啤酒后，懒洋洋地打量着这座形似教堂般的摩天高楼，“哎呀——”身边的扣子叫了起来。

“怎么？”我心里一惊，赶紧掉转身来看她。

也就是在此时，我见到了永存于记忆中的那只画眉，它就蜷缩在扣子的肩膀上。似乎是从一棵榉树上飞来的。可是，实在奇怪，可供它停靠的地方那么多，它怎么就单单飞到扣子的肩膀上来呢？我暗自诧异着。扣子倒是立刻把它捧在了手里，对我兴奋地叫喊起来：“你快看呀，你快看呀！”

她终于真正地高兴起来了。

捧在手里之后，她的惊奇和激动都难以自禁，眼神里满是孩子般好奇的光，像是捧着什么奇珍异宝般东看看西看看，也不管我了，兀自说：“真是邪了门儿了。”

“真是邪了门儿了。”京片子，她的话里流露出了标准的北京口音。我非常喜欢听她这句话：“真是——邪了——门儿了。”我心里一动，想伸出手去摸摸她的头发。她的头发染得黄黄的，在微光的衬照下，使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夏天原野上的麦穗。

想起来，这都好像是昨天的事。

这么长时间以来，当我偶尔想起那个下着小雨的晚上，就一定会先想起那只画眉，继而便是扣子黄黄的头发。我还记得，似乎在我们捧着画眉要去坐电车回家的时候，在我们的远处，从犬牙交错的摩天高楼之间升起了几朵烟花，兀自上升，兀自绽放，又兀自熄灭，似乎根本就没把小雨放在心上，也仿佛这短暂的过程就是它们的命运。

今天，此刻，我又见到了一只画眉，它就站在我身边的一座自动售货机的顶端，蜷缩着，似乎是受了伤，再也飞不起来了。扣子，假如你在天有灵，能否告诉我，这一只是否就是永存于我记忆中的那一只？

你总归是不说话了。

呵呵，扣子是个哑巴，扣子是个哑巴。

在秋叶原的那间公寓里，你曾经逼着我用油漆写满了整整一面墙——“蓝扣子是个哑巴”。

那也是一只受伤的画眉。事实上，那天晚上，扣子捧着那只画眉刚刚往前走了几步，我们就一起发现它的左腿上正在淌着血。“呀！”扣子叫了一声，又对我说，“走，赶快去给它买药！”于是，我们一起疾步朝前走。但是，穿过了好几条街道之后，并没有找到一家药店。夜已经很深了，接连穿过几条巷子，路上都没有什么了。在不夜城的东京，这倒是很少见的东西。“难道今天又是一个什么节日？”想起刚才天空里的几朵烟花，我便在心里嘀咕了起来。没办法，日本就是这么奇怪的国家，奇怪之一，就是名目繁多的节日堪称亚洲之最。没有办法之后，我们只好坐 JR 电车回秋叶原。所谓 JR 电车，全称是 Japan Rail，亦即日本国立铁路公司。